

冷水铺的美好时光

□ 刘绍文



乡村一角(AI图片)

01

对于冷水铺，我是熟悉的。我知道那家门前的香椿树拴着水牛，哪一畦望天门的红花草没人去收割，哪块田的水稻长势喜人，哪面坡地的小麦要中耕除草施肥。日头爬得老高，在社公弄的拐角处，那棵掉光叶子好几年的老柿树，干枯的枝梢依然长出嫩芽。我同样知道，靠近村头三直泥瓦房的池塘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正在撒网打鱼。

他是石头公，我的隔壁邻居，正穿着水衣水裤，站在池塘的浅水区，将渔网向前甩开，渔网落到水面，轻轻没入水中，等两根系着渔网的竹竿，戳到塘底的淤泥，两只手抓住竹竿抖动起来，清澈的水变得浑浊，一圈圈散开，哗啦啦的响声，惊动水中的鱼虾乱窜。十来分钟后起网，渔网离开水面，一串水线溅起晶莹剔透的水花。网兜里，一斤多重的塘鳢、三指宽的鲫鱼和一些泥鳅、小虾、螺蛳，挤挤挨挨，扭动着身子挣扎着。石头公见了，胡子拉碴的老脸舒展开来……

石头公将渔获倒入鱼篓，正要再撒一网，元清走过来，叫他回去吃午饭，拎起鱼篓转身就走。石头公知道女婿心疼自己，脸上笑意更浓，收起渔网，扛在肩头，往家走去。

元清提着鱼篓进了厨房，递给婆娘水风收拾。石头公收拢渔网，抖一抖水，顺手摆在后院的矮墙上晾晒。

片石砌的矮墙上，摆放着十来个竹篮、竹匾，晾晒着青钱柳、艾蒿、青蓬、车前草、香椿子、栀子、葛根、铁皮石斛等野生草药。石头公祖上是有名的中医，父辈时家道衰败，等传到他这一辈，许多医术已经失传。邻里乡亲但凡有个头疼脑热、伤筋动骨什么的，石头公总是热心救治。

撩开后屋通往厅堂的竹帘，拐进厅堂，石头公端起竹案上的茶碗，拎起陶瓷茶壶，倒一碗冷茶，仰头咕咚咕咚灌进嘴里，左手惬意地摸摸肚皮，右手背抹去嘴边的茶渍。

石头公转过身，看了一眼屋檐下樟木柱头边的竹椅上坐着的女人，心里隐隐生痛。女人才五十出头，却像七八十岁的样子，头发花白，驼背，鸡爪似的手不停地抖动。女人瘫了十多年，石头公却爱莫能助。水风端了一碗鸡蛋花，正拿着竹瓢羹一勺一勺细心地喂母亲吃。

石头公夫妇只生了水风一个囡妮，长得水灵。水风到了该出嫁的年纪，媒婆何仙姑介绍石头公去灵山脚下的冬瓜窝李冬瓜家招亲，一眼就相中了元清。元清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元华到广东东莞的电子厂打工，二弟元水跟田坂村的张大头学做木匠。一家人住在两间土坯屋，穷得叮当响。元清实诚、能干，三十多岁了，还打着光棍。双方老人一拍即合，

当即为子女定下亲事，一年后，元清做了上门女婿。谁想命运捉弄人，元清和水风头胎生了个囡妮，取名金花；两年后生了二胎，还是囡妮，取名银花；又过了两年，心有不甘的夫妻俩，又偷偷怀上了，结果生的还是丫头片子，夫妻为此抱头痛哭。元清将小女取名招弟，以作心理上的慰藉。

02

我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描写故乡的。于我而言，这个生活了近二十年的赣东北小村庄，一切是那么熟悉，不管走到哪里，她总是不经意间在我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像母亲用甘露滋养着我。

我经常用钓鱼的方式消磨惬意的时光。晌午，整个村庄安静下来，村民都午休了，他们得养足体力，下午还要到田地劳作。鸡们狗们不叫不闹，待在檐下、草垛、树荫下打盹。我戴上草帽，端着一把小竹椅，坐在池塘埂的樟树下钓鱼。

老樟树虬干盘根，枝繁叶茂，轻风吹来，阳光从浓密的树叶缝隙漏下来，仿佛美妙的《天鹅湖》舞曲，让一塘水面泛着粼粼波光，充满了诗意的宁静。我似乎听到了鱼的心跳、水的呼吸。

像这样占地两三亩的池塘，村里还有五六口。年初，生产队往池塘里放养鱼苗，大都是草鱼、鲢鱼、青鱼、鳊鱼，生产队专门安排劳力打鱼草喂养。家鱼喜欢吃池塘里的青苔、浮萍、金鱼藻等绿色浮游植物，长膘快。轮到负责打鱼草时，就拿着镰刀，挑了竹筒箕，去到泥田、沟渠边或者野外的草地，割来苦草、菱草、轮叶黑藻、黑麦草，鲜嫩的渔草撒到池塘里，鱼儿就会游出水面，穿梭于青草间，嘴巴一张一合，咬住了青草，便摇头甩尾没入水中。到了年底，大伙架起水车，抽干池塘的水，捕捞上来的鱼，作为集体收入弥补村子的支出，一部分按照人头和贡献的多少，分给村民们。

我用细毛竹做钓竿，用尼龙线做钓鱼的丝绳，用鹅毛做鱼漂，用大头针做钓钩，用米粒、蚯蚓、渔草做钓饵，用牙膏壳的铝皮做坠子。钓鱼是个细活，性子急不得，要心静，张弛有度，既不能盲目用力，也不能无端泄劲。我熟练地将一条活的小蚯蚓挂在鱼钩上，朝前方五六米开外的水面抛出去，挂着鱼饵的钓钩沉入水中，鱼漂浮在水面，我屏住呼吸，静静等待鱼儿上钩。

等了十几分钟，看鱼漂纹丝不动，我轻轻拉一拉钓绳，紧一紧，又松一松，鱼漂顺带一动，一吸之间，水面又恢复平静。鱼饵是活的蚯蚓，七八分钟后，我提起钓竿，看着鱼饵有没有脱钩，如果脱钩了，就挂上新钓饵，如果没脱钩，就固定好鱼钩。又往前方水面撒了一把米粒做诱饵，再将钓线甩出去。也许撒下去的米粒

起了作用，过了好一会儿，鱼漂微微往水下动了动，我的目光盯着水面上的鱼漂，心里有点期待，有点紧张，右手紧紧地抓住钓竿，手心也有了微汗。片刻之后，突然感到鱼漂一沉，我猛地一提，鱼竿完全成了弧形，终于钓上来一尾三指宽的鲫鱼。我麻利地往回收住鱼线，将挣扎的鲫鱼从钓钩上取下，放进鱼篓。整个下午，我钓了不少鲫鱼、泥鳅和虾，出乎意外的是，用鱼草做钓饵，竟然钓到两条一斤多重的草鱼。草鱼是生产队放养的，自然不能带回家，就算没人看见也不行。虽然舍不得，我还是将草鱼放回池塘。它们似乎懂了我的心意，轻轻地摆摆尾巴，瞬间潜入水中……

03

冷水铺村子不大，姓氏倒不少。元清姓李，三十几户人家中还有刘、陈、郭、余、严、汪、王、姜、叶等姓氏。发源于奋斗岭的龙溪从村庄中间流过，龙溪往上是生产一队，龙溪往下是生产二队，一个生产队十五六户，两个生产队分分合合，生产队长基本上在李氏、汪氏、王氏中产生。

元清当生产队长时，做了件民心的事。他带领全村，在黄源大队管辖的界口塘、杨梅塘、黄源、冷水铺、饶家、石塘坳六个自然村中，最早通了有线广播。当时，水泥电线杆、广播、喇叭、电线、安装事务由公社负责，村里负担打洞、竖电线杆、出劳力及承担部分资金。上横公路、饶老公路在村头喇叭口分叉，砂石路向右弯一个弯，去往湖村、老洋；砂石路向前直走，通往七一三矿、坑口、横峰。枫岭头公社距离冷水铺有八九里路，水泥电线杆需要五六十根，尽管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不小，元清和村支部分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村里毛竹、杉树丰富的优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安排奕奕、金仔、才才、讨饭仔、胜佬、旺叔等人去朱苏坞砍毛竹。朱苏坞有十多亩毛竹林，苍翠挺拔，很多已经成材，可以砍下来销到市场，弥补经费不足。

小满那天大清早，元清又开两只脚，坐在门槛上，将柴刀磨了又磨。直到刀刃溢出白森森的寒光，元清用大拇指在刀刃上试了试锋，指腹感到一凉，他满意地笑笑。这才用抹布揩干水渍，插在插在腰背的棕绳上。

生产队安排留守的老头、老娘在家中烧饭、照看孩子，男人去山上砍毛竹，妇女担着竹筒箕、竹扁担将剥下来的竹梢，一捆一捆绑好，挑回家来。元清是个宝，春笋、冬笋拿来食用，吃不完的笋，晒干储藏，或者拿到市场上卖，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篾匠就地取材，用毛竹编制筒箕、竹蒸笼、炊帚、竹畚斗、竹耙、箩筐、竹笠、竹匾、竹背篓、竹篮、竹席、竹床、竹凳、竹躺椅、砧板、茶杯垫、竹帘帘。

为防止毛竹被盗伐，村里在山上搭了竹棚，派劳力轮流值守。元清又安排寿佬、泉佬、德乾叔、金寿、家良、家忠去奋斗岭砍杉树。奋斗岭的杉树长得郁郁葱葱，松子、松菇是美味的食材，松木是盖房子、做家具的上好木料，村民看得和命一样贵重。

04

一场秋雨过后，天气变得湿润起来，人们能感受到燥热中多了一抹清凉。不知不觉，时序进入八月中旬，水稻抽穗，开始它的盛花期。这时，稻壳张开，水稻的柱头探出去，花粉炸裂后，发育成熟的花粉在空气中飘散，落在柱头，水稻完成授粉，自上而下依次开花，日渐结出饱满的稻穗。也有一些稻花落在稻禾根茎下面的黑泥里，一些漂浮在稻田的水沟中。秋风起，稻浪滚滚，在稻花香里，棍子鱼、泥鳅、小虾、田螺、青蛙、石鸡，这些大自然的生灵，静悄悄地成长。

公社的水泥电线杆准备好了，元清安排村民打洞竖电线杆。那些日子里，在沿着马路边的田板上，全村齐上阵，妇女送饭送水，男劳力用铁锹、镐头挖掘电杆坑，每隔50米挖一个坑洞，再用平板车将电线杆搬运到安装的地点。有的坑洞离大路较远，由四个男劳力用竹扁担抬着电线杆过去，坑洞离大路远的，由六个男劳力用竹杠抬过去。在电工师傅的指导下，用滑车、绳索、杠杆，将电杆竖立放入坑中，确保垂直和稳固。电杆竖立好后，大家用挖出的土回填坑洞夯实。电工师傅在电杆上安装横担和绝缘子，为架线做准备。为了让村里早日通上广播，电工师傅也很给力，起早贪黑，使用滑轮和绳索将电线拉紧，固定在绝缘子上，连接每一根电线杆。最后，进行连接和通电测试，确保广播线路的正常运转。

腊八节那天，各家各户通了有线广播。元清心中高兴，吩咐会计杀猪庆贺。在农村，过年、嫁娶、孩子满月过周、盖房子上梁等红白大事件都会杀猪，每次杀猪，整个村子陷入一片欢腾，所有人都动了起来，就像通广播这样的大事，生产队长一声令下，男人杀猪、放血、刮毛、灌肠，女人劈柴、烧水、炖肉，小孩快活地在四周跑来跑去。当天，村庄敲锣打鼓放鞭炮，喇叭悦耳、唢呐悠扬、响器动听，广播响起喜气洋洋的歌曲，全村摆了二十多桌流水席庆贺，大伙吃大块肉，喝大碗酒，尽兴得很。晚上，公社文化站电影队来慰问，放了电影《刘三姐》和故事片《甜蜜的事业》，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

通了广播的冷水铺，人们的生活多了几分清气。清晨六点，在《东方红》序曲中，村庄开始一天的美好时光，晚上九点，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金曲中进入梦乡……

诗苑

答客问

□ 林贤治

何必问
我是怎样走过来的
蜿蜒流出嘴唇就被厉风吞没

而我
早已望见你一样凹凸不平的峰
巅了
你的皮毛比歌声苍老
你失去那么多
青春，自由，乌亮的额发
连同妻的眼睛
得到是一根为我所没有的拐杖
二十年，你用它支撑
废墟的脊柱和
倾斜的生活
呵你的嗓子真好
宏大如蒙古马的嘶鸣
然而我的歌

即使仰脸
满头都是星空
蓝色于我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蓝的是水
天空可以汲饮
绯红的流霞可以拌麦苜草嚼食
幻想是不可缺的
幻想也是食物

那么就不必问怎样走了过来
黄沙漠漠
走是宿命

让我们饮尽天空

铁轨上的黄昏

□ 容浩

埋头于音乐之中，鼓点
是我想要的，词也是
它们像电子剧烈地撞击

它们看见列车追赶夕阳
鸟鸣心怀闪电
电线维系着这个世界

我也要唱起来
独立的歌者，眼窝里
有一滴水

关于青春的热望和情话
穿过蓬物的田野
长在水稻的腰上

火车很快，消逝很爽
朋友啊
如果你看到这首诗
就是我在写信告诉你
我们的瓶中
有玻璃做的永恒
铁轨上有温暖的黄昏

无花果（外一首）

□ 黎奕彤

将自己挂在枝头
任春天引诱我复活

而我粗犷地生活，偶尔模仿春风
之手
抚摸自己表皮，柔韧的青色
我对自己没有期待，只有信任
每到夜晚，一颗一颗收集仲春
之雨
取下风挂在枝头，絮状的风
敛入腹部，酿一枚深知春色的果

眼下，春风未满
就有无数阵细雨陨落
扰乱许多心事，桩桩件件
先是郁金香凋谢，再是虞美人
然后，海棠、鸢尾和三角梅

春雨一盒

有雾。于是水灰色的手掌
挽住一点绿，潮湿且没有偏移
仿若去年此地
洗湿十年如同洗湿一日

雾深了。面对庞大的生活
春雨也只是呈现同样庞大的灰色
只有你在辨认灰色与灰色的不同
指认一络垂下的相思柳——
为塞壬海妖

我承认，一个细小的人
已被雾淋湿——
背起雨水的过程，有更深的春意

于是当雨落下，尤利西斯的一生
就等同于奥德赛的一生
春天终将过去。但……
除了此刻，脚趾盖的一小面湿
除了她遗落的一盒春雨
还有什么可以拾检？

佳作欣赏



春日(国画)

利有成

我相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灵性。每当看见那些猫，我总是会想起爷爷

爷爷爱养猫

□ 杨小敏

爷爷喜欢养猫，一辈子都是。以前生活在乡下，老鼠很猖獗，所到之处都有这些家伙的足迹，不是衣服被咬破，就是稻谷被偷吃。最可恶的是到处都是老鼠屎，俗话说：“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更何况不只是一粒？人们对它们恨之人骨，巴不得剥它们的皮，抽它们的骨。这个时候，人类的好帮手，猫这种动物出现了，猫捉老鼠的本领强着呢！

或许如此，爷爷从村民手中买回来一只小猫，那是我懂事起，家里养的第一只猫。毛色黑白相间，油亮油亮的，四根雪白的小短腿。爷爷说，脚雪白的猫叫作“四脚踏雪”，是“治鼠猫”，很难遇到。或许，它和爷爷有缘吧，这样的猫的确是一只好猫。爷爷把这只小猫照顾得无微不至，

至，弄得胖胖的。说来也奇怪，我从未见它捉过老鼠，但是家里连一根老鼠毛都没有见过。原来真的如爷爷所说，这是一只“治鼠猫”。它伴在爷爷身边好些年，从小猫变成了一只老猫。可惜，它在捉那只吃了老鼠药的鼠后，只咬了几口，就再没站起来。一向坚强的爷爷，那次眼角挂着泪。

后来，家里又买了一只黄白相间的猫。这是一只母猫，别看是母的，可凶呢！就连我的家人也休想摸一摸它，每当我们一靠近，它就弓起身子。听说猫不想人们摸它的时候，就会弓着身子。这只猫虽是凶了点，但捉老鼠厉害，飞檐走壁的，老鼠看到它瑟瑟发抖，无处可逃。爷爷对它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猫碗里总放着大块的鱼肉。这只母猫很争气，产崽也多，爷爷最终还是把这些小猫卖掉了。他

说：“一山不能藏有二虎。”这个“虎”或许指的是猫吧。

猫也同人一样，生命自有规律，这只母猫最终还是到了“喵星球”。对于它的离去，爷爷没有之前那只“四脚踏雪”猫离去时有感触，他安安静静地把这只猫埋在屋后那棵相思树下。爷爷斑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着，我看见了不再年轻的脸庞。

爷爷在的时候，我家一直养着猫，每次喂猫都成了爷爷的必修课。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上山采草药，猫必定会跟上去。爷爷走到哪，它就跑到哪，十足的“小屁虫”。我记不清家里养过多少只猫，也不知道爷爷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他老得腿走不动了，腰直不起了，脸上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花白的胡子道尽世间的冷暖。即使走不动了，爷爷依然端起

猫碗耐心地喂养他的“小伙伴”。这也是最好的陪伴吧。对于中年丧偶的爷爷来说，或许从猫的身上看到了那个曾经熟悉的身影。那只陪爷爷走到最后的猫，竟然离家出走了，我最后看见它的那一天，它站在村口凝望着这间熟悉的老屋，嘴里发出低沉的哀鸣。我甚至看到它的眼里有泪水，然后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此后没过几天，爷爷因病离开了我们。后来，我们在草垛里发现了这只猫，它究竟是怎么死的，又是什么时候死的，已无从考究。或许，它早有预感，要陪着它的主人。

自此之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猫。我相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灵性。每当看见那些猫，我是总会想起爷爷，想起那个走过艰辛岁月依然坚强善良的人。